

C55
20111
6

华人中心

休
十

中國期刊彙編

第 四 三 種

南洋學報

新加坡 南洋學會編印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創刊

第六冊 第九卷第二輯
第十卷第一、二輯
第十一卷第一輯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十一版

南洋學報

共十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巷9號3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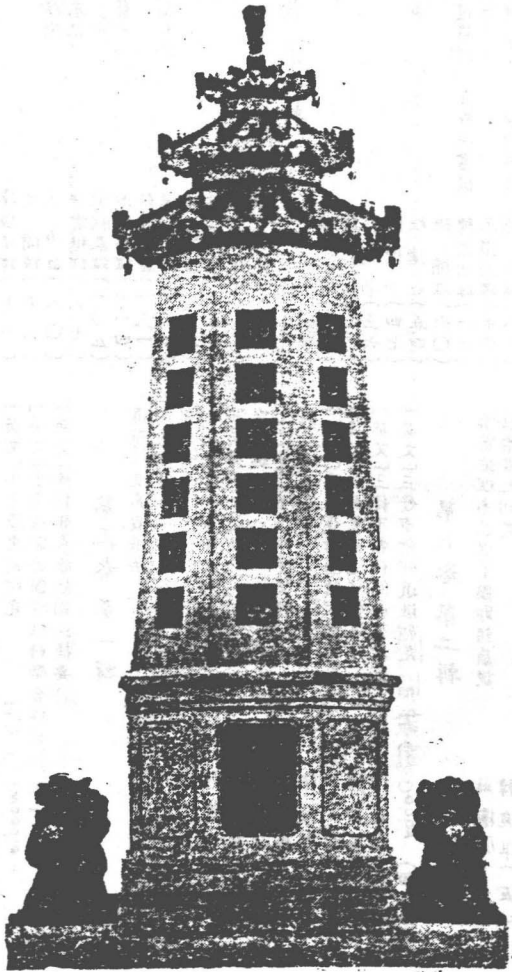
電話：三九一六四一六（五線）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四三號

南洋學款



林謀成烈士紀念碑

南洋學報總目

第一卷 第一輯

- 發刊首題
- 中泰古代交通史攷
- 丹丹考
- 紫鎮之研究
- 芒果
- 泰國之兩棲動物
- 泰國之猿黑種
- 泰國東北民俗
- 齊靈定塔俱俗
- 十五音研究
- 南洋華僑與中國法律
- 檳榔嶼開闢偉人賴德之遺囑
- 義興海山兩黨拿律血戰記
- 馬六甲遊記

第一卷 第二輯

- 編輯頭語
- 明末清初華人出洋攷
- 大伯公考
- 檳榔嶼譯名
- 暹羅史支那王傳說紀研究
- 鄭昭貢使入朝中國之行詩譯註
- 波羅蜜
- 泰國北陸之怒族
- 大雅克族之宗教
- 南海貿易之搖籃時代
- 昭波那宋加綠傳
- 廖傑夫傳

第二卷 第一輯

- 編輯頭語
- 龍腦香攷
- 鄭王史辨
- 泰國蛇類及毒蛇的研究
- 山竹
- 泰國之蒲人
- 緬甸瑞德宮傳說
- 滿刺加國譯語註
- 文策史綱
- 一五二四年葡萄牙人關於東亞之記載未詳
- 法皇路易十四之第一次遣使暹羅
- 周滿堂傳
- 新嘉坡人口之演進

第二卷 第二輯

- 緬甸大事年表
- 印度化時代之南海
- 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
- 暹羅洲之水居大雅克族
- 泰國的苗裔
- 暹羅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
- 暹羅郵票史
- 彭世洛史
- 鄭成快傳
- 菲律賓各省華僑人口統計
- 一九二一年新嘉坡華僑人口統計
- 婆羅佛塔詩

第二卷 第三輯

- 赤土國攷
- 因陀羅摩寺攷
- 馬來傳說討源
- 釋咄咄
- 琉璃珠及養珠之研究
- 硬佈
- 卡吞舉族
- 緬甸吉山談
- 馬來亞民間文學叢語
- 太平餘祭投選始末記
- 鄭王在位之最後一年
- 泰國歷代之佛教藝術
- 蟻光美先生家傳
- 蟻光美先生墓衣
- 荷印華僑的繁殖
- 「英文」赤土國攷
- 「道文」鄭王在位之最後一年

第三卷 第一輯

- 復刊詞
- 中暹通史攷
- 椰語
- 鳳梨
- 馬來亞之回教故事
- 開闢前之檳榔嶼
- 讀孟德賓國所著暹羅政變日記紀書後
- 乾隆時代荷屬使節來華記
- 十七世紀荷東印度公司之司法與華僑
- 「英文」奉納金勒索始末
- 墮羅鉢底攷
- 杜環經行記序鄭國秋薩羅國試考

第四卷 第一輯

- 許雲煥 (一)
- 張禮千 (二)
- 林德 (三)
- 謝崇禎 (四)
- 許雲煥 (五)
- 許雲煥 (六)
- 許雲煥 (七)
- 許雲煥 (八)
- 許雲煥 (九)
- 許雲煥 (十)
- 許雲煥 (十一)
- 許雲煥 (十二)
- 許雲煥 (十三)
- 許雲煥 (十四)
- 許雲煥 (十五)
- 許雲煥 (十六)
- 許雲煥 (十七)
- 許雲煥 (十八)
- 許雲煥 (十九)
- 許雲煥 (二十)
- 許雲煥 (二十一)
- 許雲煥 (二十二)
- 許雲煥 (二十三)
- 許雲煥 (二十四)
- 許雲煥 (二十五)
- 許雲煥 (二十六)
- 許雲煥 (二十七)
- 許雲煥 (二十八)
- 許雲煥 (二十九)
- 許雲煥 (三十)
- 許雲煥 (三十一)
- 許雲煥 (三十二)
- 許雲煥 (三十三)
- 許雲煥 (三十四)
- 許雲煥 (三十五)
- 許雲煥 (三十六)
- 許雲煥 (三十七)
- 許雲煥 (三十八)
- 許雲煥 (三十九)
- 許雲煥 (四十)
- 許雲煥 (四十一)
- 許雲煥 (四十二)
- 許雲煥 (四十三)
- 許雲煥 (四十四)
- 許雲煥 (四十五)
- 許雲煥 (四十六)
- 許雲煥 (四十七)
- 許雲煥 (四十八)
- 許雲煥 (四十九)
- 許雲煥 (五十)
- 許雲煥 (五十一)
- 許雲煥 (五十二)
- 許雲煥 (五十三)
- 許雲煥 (五十四)
- 許雲煥 (五十五)
- 許雲煥 (五十六)
- 許雲煥 (五十七)
- 許雲煥 (五十八)
- 許雲煥 (五十九)
- 許雲煥 (六十)
- 許雲煥 (六十一)
- 許雲煥 (六十二)
- 許雲煥 (六十三)
- 許雲煥 (六十四)
- 許雲煥 (六十五)
- 許雲煥 (六十六)
- 許雲煥 (六十七)
- 許雲煥 (六十八)
- 許雲煥 (六十九)
- 許雲煥 (七十)
- 許雲煥 (七十一)
- 許雲煥 (七十二)
- 許雲煥 (七十三)
- 許雲煥 (七十四)
- 許雲煥 (七十五)
- 許雲煥 (七十六)
- 許雲煥 (七十七)
- 許雲煥 (七十八)
- 許雲煥 (七十九)
- 許雲煥 (八十)
- 許雲煥 (八十一)
- 許雲煥 (八十二)
- 許雲煥 (八十三)
- 許雲煥 (八十四)
- 許雲煥 (八十五)
- 許雲煥 (八十六)
- 許雲煥 (八十七)
- 許雲煥 (八十八)
- 許雲煥 (八十九)
- 許雲煥 (九十)
- 許雲煥 (九十一)
- 許雲煥 (九十二)
- 許雲煥 (九十三)
- 許雲煥 (九十四)
- 許雲煥 (九十五)
- 許雲煥 (九十六)
- 許雲煥 (九十七)
- 許雲煥 (九十八)
- 許雲煥 (九十九)
- 許雲煥 (一百)

第四卷 第二輯

- 古城攷
- 印度尼西亞名樹攷釋
- 那薩
- 都念子
- 百夷國譯語註
- 北婆羅王著之民俗研究
- 新嘉坡人口演進之新動態
- 華民政務司署史略
- 紀念馮承鈞先生
- 紀念馮羅隆親王
- 紀念那達夫先生
- 「英文」墮羅鉢底攷

第五卷 第一輯

- 暹羅柚及其栽培法
- 紅毛榴蓮
- 兒茶考
- 三保太監下西洋攷
- 西南夷風土記跋
- 台灣與南洋
- 文化交流下之印度支那
- 關於宗教藝術
- 「英文」馬來亞前史
- 「英文」馬來亞前史附錄
- 「英文」三發市古代佛教發掘出土報告
- 「英文」三發市近郊遺址研究 M. I. G. Dobby (B. I.)

第五卷 第二輯

- 漢書地理志已不圖即錫蘭說
- 舊柔佛之研究
-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區
- 論明初與楊葛利國交及沈度麒麟圖
- 中國古代海船雜考
- 東印度公司的拓展與興落
- 羅望子

南洋學報

第九卷 第二輯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刊行

史地改證

古代馬來亞地名的研究 (Paul Wheatley 原著)

劉明君譯 (一)

華僑文化

南洋華僑與大學教育

許雲樵 (一二)

爪哇峇峇的文化活動

魯白野 (一九)

地方掌故

聖方濟五遊馬六甲 (I. A. MacGregor 原著)

劉強譯 (二四)

馬六甲炮台之折毀 (Munshi Abdullah 原著)

劉強譯 (五)

種植實驗

紅毛丹種植談

韓槐準 (二八)

拋磚引玉

關於緬茄

羅光茂 蘇繼頤 (三七)

華僑史料

成名前之李登輝先生

陳維龍 (三八)

林烈士謀盛傳

鄭子瑜 (四〇)

編校餘瀝

編者 (四一)

會務報告

(四二)

補	廣西僑人的土地公	銓	二二
白	乘查筆記	銓	二五
	漢學家的礎壁	銓	二七
	南遊雜詩之一	鄭子瑜	三六
	海國勝遊草	蘇椿	三九

古代馬來亞地名的研究

Paul Whealey 著
劉明君 譯

研究馬來亞古代地理的基礎，須準確地認定地名，然探索歐人來馬前的地名，非常困難，可資研究的材料不但寥寥無幾，而且往往紛亂不明。其原因不外如次：(一)馬來半島的初步考古工作極難進行，其主要因素，無非是缺少考古人員，加上馬來亞氣候的威脅，昆蟲霉菌的滋擾，加以因熱帶雨水浸蝕而損耗的力量，一切的遺蹟都被埋沒於積層中，深藏於熱帶茂林或草木之下，極難探尋。(二)石刻文字有漢文，印文，亞刺伯文，印度尼西亞文，或歐洲種種文字，有時數種文字同時並用，翻譯時就發生問題，而且所發現的，常形對立，或同樣的地名重復於不同的地點。然而在過去一百年中，這些複什問題已獲得多少的解決，而且一部分的地名現在以得相當正確地斷定，本文以探索古代一最緊要的殖民區 Takola 的位置為中心，本人彙集有關該問題的証據如下：

托勒密的証據

關於東南亞 (註一) 最早的著作，可算是第二世紀時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所著的「地理志」(Geographike Huphesis) 該書的第六卷第二章中開始敘述馬來半島 (註二)

在黃金半島 (Golden Chersonese)

Takola —— 一商埠

東經度 160° 30' 北緯度 4° 15'

位於該市的土角附近

東經度 158° 30' 北緯度 2° 20'

初看以上的記錄，以為托勒密的經緯度可準確地指示 (Takola) 的地點，實則不然。古時惟一測量緯度的方法，是按北極星的

高度或最長的長度為準。然應用於此兩種準則的儀器，均非十分準確 (註三) 即在羅馬境內，此種觀察已屬鮮有，羅馬邊疆之外，幾乎無存在可能。托勒密的經度更靠不住。理論上經度是用來表示各地方與通過幸福島 (Fortunate Isles) (註四) 的子午線的時間上的差別。然在時計表示發明前，此種方法祇可供為比較有根據的猜測而已。(註五)

既然如是，托勒密如何歸定相隔五分鐘的經緯度，此答案全在於托勒密的目的所在，他原非一位研究世界的地理學家，而是位天文學家，尋覓方法，推廣及精練他的觀察而已。此類觀察隨觀察者在地面位置的轉移而更變。托勒密就按照旅行觀察來製定，此已有的地面稍較準確。當時並無其他確實觀察資料存在，他祇好依據前者及旅客 (註六) 所記錄的時間與距離來製定各地的位置，在羅馬疆域之內，陸上的距離可算相當明確，水上則不然，因為氣象變動無常，指南針與水程表之缺乏，水程的計算，尤其是貿易風帶之外的，遭過巨大的錯誤 (註七) 第七部所載的就是托勒密此類的航程。他所記載的東南亞主要位置均是沿海一帶，而似乎全部依靠海員 (註八) 的情報。海員所記錄各航程所用的時間與距離必是極其差異，尤其是過了亞齊端 (Achin Head) 之後，然而托勒密將一切縮為一個平均數目，每日航程 516 Stadia (註九) 托勒密按照此種方法與資料製就地圖之後，為着他的同志的方便，才憑藉他自己的想象，定了幾乎八千個地方的經緯度，如是他的經緯度並非供應他製地圖的資料，而不過是他製地圖時的索引而已。(註十)

托勒密的計度上，另有三方面宜加注意：（一）他運用波士托尼亞（Posidonias）（公元前約一三五至一五〇年）的不正確的核算法，認為地球周長 180,000 Stadia，按此類推他將赤道上的經緯度每度各以 500 Stadia 算實，在應為 600 Stadia。此錯誤由于午線起向東逐漸增積，一直至亞洲東部積達最高度。（二）事實上托勒密對幸福島沒有真正的認識，他探定了子午線，以致子午線以東的經度比實際的少約七度。（三）托勒密未曾在赤道上作任何天體觀察，所以他不得不憑藉着北熱帶來定赤道，可惜托勒密的度量，祇有實在的六分之五，因此他把赤道向北錯置了二百三十海里。

以上三錯誤，到了以後的研究者如祁利尼（Garinii）（註十一）雷蘭（Rjlands）（註十二）及勃勒樂（Barthelot）（註十三）尋求數學公式來糾正托勒密的經緯線，他們在分定度量上雖有相當的成功，然他們全沒考慮托勒密所定的經緯度非基於天體的觀察，而是按於路程的長短而已，如此材料根本就沒有，亦不能有，任何可資實用的公式，本人對此問題擬作相當研究，以證明托勒密的度計的不能充為探索東南亞地名的指南。在地中海一帶或可引用（註十）但在安息（Parthian）邊域以外，誰不知道，天體觀察的稀罕，不然托勒密不能不發現其度計的錯誤（註十五）。

那麼托勒密對 Takola 作何報道呢？他的經緯度是全無價值的，而他輕視描寫事物，但是，如按照他的表格（註十六）中所含的資料來重新製定黃金半島（Golden Chersonese）的地圖，就該地圖的大概的輪廓與馬來半島極其相似，這顯然非出於偶然無疑的，托勒密的地圖是有根據的。他很明顯地，要該者認識 Takola 是馬來半島，西海岸上的一個貿易中心（註十七）在海灣的正頂或兩土角的中間，對於這些土角的見解，紛紛不一。然諸作者中，有一同樣的傾向，以為

是比較北面的一個土角普吉島（Puket Island）但白德蘭爵士（Sir Roland Braddell）堅持 Takola 位於該地點的北面，他稱（Trang）（註十八）的附近。托勒密對印度半島南部（註十九）的情形，毫無所知，而形容錫蘭島比其實際面積大十四倍，由此可見他對馬來半島西岸土角的數目與形式（註二十）不可能有正確的認識。很可能他所指的這兩土角不過是他根據別人對他描述將近 Takola 的形勢而已。這是由托勒密資料中所懂得的一些知識，其後歐籍作者要不是抄用他的記錄，就是完全不知道有黃金半島（Golden Chersonese）（註二十一）的存在，為着補充起見，必須取材於當代的印度人、中國人及亞刺伯人的文獻。

印度文獻中的證據

本來同時代的印度人在東南亞的貿易與傳教活動，應當供給我們一個龐大充實的證據，其實不然。在印文中，有關於馬來亞的文章，不但為數無多，而且含糊不清。關於此點，烈維教授（Professor Sylvain Levi）在一九二五年（註二十二）曾經提示過，在第二、三世紀的佛經摩訶涅槃經（Maha Niddeśa）裡有下列的一段話：

「……他揚帆破浪而去，經過嚴霜酷暑，蚊蟲毒螫，颶風烈日，飢饉苦渴，到了 Gumba, Takkola, Takkasila, Kalamukha ……」（註二十三）

在另一部同性質的著作中（註二十四）這些地名也是照樣的排列，很明顯地，摩訶涅槃經（Maha Niddeśa）的編輯，已將這些地名編製成表，以便隨時使用。照此地名計次序，可知該名單不能算為有聯系的行程，難怪白德蘭爵士拒絕引用他。他說該名單「對於認定地理」（註二十五）上的任何一地名是毫無所助的。」他惟一的一頁

獻，是表示 Takola 是當代印度人所認為一個著名的海口而已，按亞力山大 (Alexandria) 雖和 Takola 列入名單中，也不能引以證明牠在當代的重要性，因為照上述文字看來，Takola 對作者不過是目錄中的又一個外國地名而已。

第三條參考文獻比較明朗，在大約與摩訶涅提婆 (註二十六) 同時的那先比丘經 (Milindaponha) 中有下列文句：

一位富有的船主付了港租之後，就揚帆赴 Vanga, Takola, Cina, Sovira, Suratha, Alasondo, Kolopatana, Suvannabhumi (註二十七)

此文似乎暗示 Takola 對於商人可算是個富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而且相當顯地，雖不能由文中的名次來組合一條商程，然 (Takola) 可能位於 Vanga 及 Cina 之間。Cina 當然是中國，按烈維之說 Vanga 是孟加拉 (Bengal) (註二十八) 那麼 Takola 就是位於此兩地之間，印度支那半島的岸上，但是馬占達 (Majumdar) (註二十九) 認為 Vanga 是邦加 (Bangga) 如果他是對的話，那麼 Takola 又是居於該半島的東岸，此與托勒密的資料有互相抵觸之處，可是按亞拉伯的文獻 (註三十) 此點不得不再加考慮。

另一證據似乎稍異，遠在一九〇五年，坎拿克沙伯海先生 (Mr. Kanakasabhai) (註三十一) 提議說托勒密的 Takola 可能是公元一〇三〇—一年 Tanjore 文碑刻中的 Talaitakkolam。其碑文如下：

其他 (Rajendra Cola I) 在滾滾的大海上駛出了多艘
船隻之後…… (佔有) Sri-Vijaya, …… Malaiyur ……
Hlangasogam …… Talaitakkolam 實為大科學家所贊許
Madamalingam …… Iamuridesam …… Manakkavaram
…… Kadaram (註三十一)

Takola 就是 Talaitakkolam (註三十二) 幾乎為較後的作者所共認的 (註三十四) 尤其式岱司 (Coede's) (註三十五) 他也認 Sri-Vijaya 就是室利佛逝，現在的巨港 (Palembang) Malaiyur 就是麻里予兒，現在的占碑 (Jambi) Hlangasogam 就是龍牙犀角 (Langkasuka) Madamalingam 就是單馬令 (Tambalinga) 今克拉 (Kra) 地峽的正南，Iamuridesam 就是蘇門答臘的北部 (註三十六) Manakkavaram 就是裸人島 (Nicolbar) 而 Kadaram 就是吉打 (Kedah) 碑文中所誌的，這許多地方，既然都是居於印度支那半島，蘇門答臘或附近島嶼上，很可能 Takola 也是位於該地區之內，如此看來，印文中雖未曾正確指定 Taoklia 或 Takola 的位置，然也可供証第三至第十世紀中在馬來半島或附近地區中，確有 Takola 地方的存在。

漢文文獻的証據 (註三十七)

漢文的參考書籍中對於 Takola 的証據，可稱冠於其他各國文獻中所能採取的，但須謹慎考察，除了文字的困難之外，尚有字跡的不明及解釋的不同。

一八九八年中，烈維 (Levi) (註三十八) 曾經引述七世紀時的梁書 (註三十九) 裡一段有關於吳朝時 (公元二七二至八〇) 由扶南 (Funan) 赴印度的一行使節團，原文如下：

『……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至天竺江口……』
在此前一世紀之初的水經注 (註四十) 書中，亦有同樣的記錄：『……發拘利口，入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

兩部書所記載的兩海程互相符合，此可證明投拘利或拘利是行程的出發點。據伯希和 (Pelliot) (註四十一) 與露斯 (Luce) (註四十二) 的見解，Ganges 即印度的恆河，所以投拘利海口，必位於印度支那的西岸，事實上，伯希和露斯和式岱司，都認為該地就是托勒密所指的 Takola (註四十三)。

此地名也在十世紀末葉的太平寰宇記 (註四十四) 中發現，其文為：離扶南渡金隣大灣，南航三千里直抵四國，一為拘利。扶南就是湄公河口 (Mekong delta) (註四十五) 而金隣大灣，有的認為就是暹羅灣 (註四十六) 有的認為是馬德望 (Martaban) 灣 (註四十七) 不管那是那個對，拘利或投拘利似乎都是位於馬來半島或附近的島嶼上。(註四十八)

新唐書 (註四十九) 中載有賈耽的行程一節，又可供為證據：

『……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註五十) 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 (註五十一) 國，南岸則佛遊 (註五十二) 國，佛遊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 (註五十三) 南中洲之最大者……其北岸則箇羅國，箇羅國則哥谷羅國。』

顧羅尼威 (Groeneweldt) (註五十四) 伯希和 (Pelliot) (註五十五) 及費瑯 (Ferrand) (註五十六) 都認為箇羅 (Ko Lo) 就是亞刺伯的地理學家所稱的 Kalah，也就是現在的吉打 (Kedah)。由此類推，哥谷羅 (Ko-Ke-Lo) 大概位於馬來半島吉打的西北面。如此屬實，那麼哥谷羅可能就是托勒密的 Takola，或梵文 (Sanskrit) 書籍裡的 (Takkola)。

新唐書裡另有提 (註五十七) 及哥谷羅道『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

按目前的地理眼光，此引文難於解釋，然伯希和對此不可解的

理由，推諉為『原文並非絕對準確』(註五十八) 可是這樣，並非解決辦法，羅谷哥祇能說位於馬來亞附近。

此地名又在宋史 (註五十九) 中發現，該文述說一位中國和尚，在公元九八三年奉帝王命，傳書給三佛齊、葛古羅及柯蘭的國王。三佛齊就是巨港 (Palembang)，柯蘭就是印度 Travancore 沿海的 Onion。這樣看來，葛古羅似乎是箇中點，或許像伯希和所提的是一切橫度印度洋 (註六十) 船隻的出發點。雖然這樣，這些證據太含糊，祇能給投拘利或拘利一個大概的位置，但是該位置似乎應在馬來亞北部，而且，如果其中一個地名或兩個均可認為是 (Takola) 都與托勒密的證據無抵觸。

亞刺伯文的證據 (註六十一)

亞刺伯文裡所提的時代，都比印文與中文較遲一時代，是十四世紀回教對地理研究盛旺的結果。

在一九一八年一文中，費瑯 (G. Ferrand) (註六十二) 曾經認定哥谷羅就是 Bozorg bin Sahriyar de Ramhormuz 所著的亞刺伯文 Kitab 'adjaib al-Hind 中的 Kakula。該文述說一行貿易團，在公元九二二年 (註六十三) 到 Kakula，貨物在該埠起卸之後，一部分轉運至距海七日路程的內地去，後來因為一搭不法行動，其中一團員從 Kakula 搭小帆船逃脫。該文續云 (註六十四)：

……放棄該船，我搭一小船，冒大險，揚帆而去，經過二十多 Zam (註六十五) 的險惡海程……終於抵達安達曼羣島 (Andaman Island)。我從此島繼續航，不知何位，經過七十天，我抵達一個嶼島，稱為 Badarkalah (註六十六) 由此我就能夠直達 Kalak (註六十七)。

可見該Kakula海口位於安達曼(Andaman)附近是貿易海程的終點，一部貨物既須由這裡運至內地，該海口似是陸路交通的起點。

在亞刺伯文中，至少另有五處提及Kakula，然而費瑯認為該五處所提的地名與本文所討論地方的(註六十八)毫無關係，同時他把Kakula位於印度支那的東岸，其中四則參考文中所提或屬可能(註六十九)與Takola無關，但第五處的參考文所提的，有再加以討論的必要，像坎斯威尼(Kazwini)在公元約一二五〇年說：

……Djadur山崗位於Zobog的Kakula地方，產有白色紅頭的羣鳥，像羊具有鬍鬚的白猴，及另一種白肚黑背(註七十)的猴。

Zabag是Saliendra國Maharaja(註七十一)的亞刺伯名，現今該國境內有兩個政治機構上的要點，一在蘇門答臘，另一在馬來半島北部，而Kakula可能就是該機構的一部。費瑯若擬將Maharaja的國土擴展至印度支那東部(註七十二)是搭極難的事。

這樣看來，亞刺伯的證據事實上証實了印文及漢文文獻中所指示的Kakula可能是Tapola位於馬來半島西岸的北部。

字源學上的證據

我們對亞洲語言的知識有限，所搜集材料可能未盡其源，祇有皮毛的程度，因此現有的這些證據可能極不充實，烈維與聖約翰(St. John)對字源學已有相當的研究(註七十三)烈維以Takola為梵文(Sanskrit)在巴利(Pali)文中，甚至現代的印文，如他彌爾文(Tamil)與泰魯古文(Telugu)中均有該名，翻譯者與評論者對該名稱，各加以不同的解釋，然而均脫不了香料草木，如檀香木，

樟腦或薑蔻之類，梵文與巴利文的「常」以「代」之，可見「一」在亞刺伯文中是Kakula(一)中國史將哥谷羅置於馬來亞領土上(註七十四)伯希和指明說哥谷羅的「谷」字可推源於「Ku」可是在亞刺伯的Kakula(註七十五)的末，並無此種喉音，因此哥谷羅(註七十六)即是Kakula的理論不能成立，可是宋史萬古羅中的「古」字，就漫有是種末音。

梵文中的Takkola-Kakkola與巴利文中的薑蔻聯係，令人憶及酉陽雜俎所指，來自伽古羅的白薑蔻，在伽古羅地方稱為多骨，古代時「多骨」的發音是Takut可能根源於「Tukur」按伯希和以托勒密的Takola與Niddezo及Milindapanha(註七十七)中的Takkola顯然具有相同的根源。

考古學上的證據

由以上各證據綜合起來，很明顯地，Takola位於馬來半島(註七十八)西岸的北端，其中一二在將來更詳細的研究後，或者需要修改，可是這對於整個的結論不應有任何影響。關於Takola的位置，可能的範圍尚廣，更準確的位置，須謀考古學的證據來斷定，可是這方面實令人失望，從Tavoy至Cape Rachodo全海岸僅有三處曾有考古進行，其他有關於古蹟探討，在時間與空間上均屬稀罕，而且發見古物的地圖不能表明古時人類全面的活動，那不過是當時廖家無幾的考古者，片面的工作而已，我們應記住，我們所要尋找的是那類的遺蹟，以上所討論對於Takola的描寫並無分毫的貢獻，所發現的遺石遺碑，不過是當時幾個重要的建築物的遺蹟而已，有機物的材料如木材，亞答(Attap)早已腐化無餘，街道痕跡如果尚存，亦早已失掉供給考古的價值，對於古代海口的惟一的證據，或許是廟宇或

一些佛塔 (Stupas) 牆基上的碑石而已。

色林新港 (Kuala Selinsing) 稱是最早被相當詳細檢討的地區，該區位於霹靂馬東 (Matang) 濱海的沼澤中，一九二八年艾文先生 (Mr. I. H. M. Evans) 發掘一木椽屋村落 (註七十九) 他以為乃早代印人村落，後來的學者對此亦作同樣的解釋但在一九三六年威爾斯博士 (Dr. Quaritch Wales) 對此遺蹟重新解釋，認為該村落是印度尼西亞人的社會大多數已被印度教同化 (註八十) 此處所發掘的資料，不是斷定該村落的時期，可是 Oley Beyer 教授根據此處富有菲律賓文化的傾向，認為此村可能存於第六世紀時代 (註八十一) 而繼續至十二世紀很明顯地，此時 Takola 正是旺威之期，考古學證明該村落曾與泰白威 (Zimbabwe) 層捷拔 (Zanzibar) 婆羅洲菲律賓及朝鮮通商 (註八十二) 可是未有任何示表示該處即是托勒密的 Takola，因此有些學者對於認定深陷於沼澤中而用樹皮舟 (Canoe) 埋葬死者的村莊為 Takola 至少具有猶豫不決的態度。

一九三五年威爾斯博士考察在 (Takuapa) 河口附近一小島上的村莊情形紛亂，成就無多，但他認為「祇錫壺碎片，已足證明確是二世紀托勒密的 (Takola) 商埠。」 (註八十三)

第三處被考古學者注意的，是威省 (Province Wellesley) 北面的吉打約百年前，劉上校 (Colonel James Low) 曾於該處 (註八十四) 檢驗一些遺蹟，一九二五年艾文 (Mr. I. H. M. Evans) 曾在此處 (註八十五) 舉行幾個可供解釋的發掘，但直至一九三六年該地始獲有澈底的古學上的探討，此處威爾斯博士在 Merbok 及 Muba (註八十六) 河附近發掘了三十座建築地，址包括十七座神廟 (註八十七) 三座可能是集會堂，兩座炮台以及其他零星遺蹟。該類地址中，無一處是像托勒密、摩訶涅槃提安或那先比丘經所描述的那麼早的建築，其中八

座或許與水經注同時的，四座與新唐書同時，三座屬於 Kitab 'adja 'ib al-Hind 宋史及太平寰宇記的時代，八座大概是 Tanjore 文的碑文時代，另八座與 Kitab 'adja 'ib al Mak hukat 同時或較早，其餘者或比現今我們由文獻中所集的材料較遲，或不夠清晰，不能辨別其時期。威爾斯博士在結論指明在該段時期中，吉打是印度教文化的中心，可是未足以證明此區是 Takola 海口的，腹地其實他自己已表示其想像不十分適當，因為此地區的形勢與托勒密的資料不相符合，而且那時 Tanjore 碑文的 Ilangasogam 已經佔據吉打峇下周圍一帶的地方。該文所指的 Talaittakolan 應在另外的地帶去尋覓 (註八十八) 在該部的半島上尚有其他零星遺蹟，例如在霹靂已發現六座銅像，期為五至十世紀中 (註八十九) 柯陵士 (H. D. Collings) 與艾文二先生在 Bernam, Kruit 與 Slim 河 (註九十) 一帶掘有一批石碑，然對於該墓的時期各有不同的見解，但皮克 (H. C. Beck) 先生按柯陵士先生所收集的珠類，測定那些地址是在一至四世紀中 (註九十二) 如此，考古學祇證明一宗事，就是分佈於馬來半島西岸北部有被印度教同化或半同化的村莊，其中沒有任何事物可表明是托勒密那最早的時代，最多是與上面所論的印度、中國及亞刺伯文獻中所指的同時代，而且也沒有獻給任何理由可認定該地為 Takola。

地圖上的證據

Takola 研究者中，多數利用東南亞地圖上所註明假定的證據，但是這些證據除了專家之外，不能算為認定地名的指南，其中有两方面值得研究：一為所要探討該地區與他處的關係，一為任何指定地區本身價值。關於第一點，印度向東發展的初期，往往經過馬六甲海峽而南，但四世紀之後，他們採取較短路徑，橫跨馬來半島的

頭項而過，若照文獻中的証據，Takola 即位於該頭項地帶，而是一條行程門戶，學者由旅客的行程推測那最狹部為 Kya 峽，更早的研究者也曾注意此點。威爾斯博士認此為不可能的路徑（註九十三）而放棄此道似乎沒有理由，但是雖此地曾作相當的探討，然未有任何古蹟可供證明此點。此外尚有較長的路徑是在北部丹老（Mergut）與巴蜀（Prachuab）之間，打瓜巴（Tapuapa）與萬崙（Bandon）灣之間，他廊（Trang）與六坤（Nakown Sri-Tamarat）之間，還有一條比較困難的路徑在茂目河（Merbok River）與大泥（Patani）之間，第一條無古蹟的發現，第二條聯絡兩古代部落，打瓜巴河（Takuaapa）直流到比該處較低二〇〇〇呎的地區，由此地區有奇利刺河（Khirirat River）下流斜度不大，因而徐徐流入萬崙灣（Bay of Bandon）頂上的平原。一九三六年威爾斯博士在此條路線上（註九十四）發現有印人的足跡，而且在平原上有該時代的斜仔（Chai-ya）（註九十五）和池城（Wieng Sra）（註九十六）小鎮以及幾座神廟與其他遺蹟，在他廊（Trang）及其內地（註九十七）未曾發現任何顯要遺蹟，可是本世紀的初葉（註九十八）拉容魁（Luact de Laonguiere）在橫通半島的路線的東端，曾經發現有六坤的古蹟，茂目河流一帶，由吉打（Kedah）至大泥（Patani）陸路交通的最後一線上，除了威爾斯博士作些探測之外，未曾有其他考古工作。

如是，這幾條路線中，未曾確知其中任何一條與 Takola 曾有聯絡，但隨時有人推論其中總有一條通抵 Takola。此時（註九十九）西方人已知有印度洋的風雨季節，無疑的，東方貿易者早已有知而應用之，所以印度與馬來半島的交通，無需乎全靠沿岸航程。威爾斯博士根據七世紀（註一〇〇）末葉美淨的歷程，認為印度與東南亞通商路徑，曾經通過十度峽（Ten Degree Channel）安達曼（Andaman）

與尼古巴（Nicobar）島之間，而很可能印度的商人與僑民在半島上打瓜巴（Takuaapa）的附近做第一站。雖然這樣，托勒密自己說，位於印度沿海的 Kisma 與 Godavari（註一〇一）河口中的三角洲上，就是赴黃金半島（Golden Chersonese）的出發點。此條航程可能直達安達曼的北部，按白德爾的見解，旅客可能棧於托勒密的 Sada 緬甸濱海的商埠，然後由該處南折黃金半島（註一〇二）但是這全出於推測而已，事實上是這樣的，除非我們熟識當時印度船隻的機構及航程，一切的推論，可能含有誤解性。（註一〇三）

關於第二點，各種的推測，如根據地區本身的價值，不能比根據假定軍事上的利益更為妥當，例如，威爾斯博士說：「打瓜巴可算為半島（註一〇四）兩岸最好的港口。」關於此點也有討論的必要，移居人民不一定對於最好的海港會發生特別興趣，他們所要找的目的，不過是個適合的棲身所。最好的現代化的軍港，對於一艘單身隻影的帆船，也不一定有特大的吸引力。我們對當時的航程，既毫無所知，決不能由港口的可能性來下任何滿意的結論。

有些作者指出一宗事實，就是為着字源的研究，馬來西岸的地勢，自從托勒密時至今已有很多的變化，此種地理性的變化，可歸納於兩大類：河道的填塞與海岸形勢的改變，事實上馬來亞河道歷來的變更，有許多確實的例証，尤其是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中，受到現代化的農礦業務的技術上的影響，例如瓜勝古布（Kuala Kubu）古代化的村鎮是深藏於沖積層之下，礦務的發展已將雙溪雪蘭莪（Sum-gai Selangor）改道而流，橡樹的種植，在本世紀的初期，已使馬來東河（Bungai Batang Padang）不但淤塞不通，而且該淤泥汎溢四方，致使週圍三萬英畝地區，成為不可侵入的廢墟。雖然如是，其中有許多是根據於不十分可靠的証據，譬如威爾斯博士在打瓜巴（Ta-

puapa) 佛寺附近發現一個一八二〇年時的二百噸歐式船首，而認為那食水十呎的船能夠在那時(註一〇五)駛抵該鎮，依據他的證據，那船首像可能是很久之後被運至那地方的。像威爾斯博士所說的，也可能是這樣的，在霹靂谷中曾經有旺盛的大城市而後完被毀滅，「牠們的遺蹟，或許被發掘之後，分散河盤上(註一〇六)幾方哩之處。」可是如此理論，除非萬不得已，還是擱置為愈。

關於海岸形勢上多數的改變沒有更確實的證據，今日由吉打峇(Kedah Peak)至牟陀河(Muda)一帶平鋪了積泥平原露出紅色頁岩，「吉打紀年」中提及一大島「現今與大陸(註一〇七)聯接」即是此處素稱為吉打峇。這樣看，河岸積滯的增積，可將島嶼變成土角，威爾斯博士認為紀年所指的與六世紀末葉波羅伐(Pa-lava)移民的來臨，或八世紀的大乘教徒(Mahayanists)有關，而結論說這平原的積泥是現代的堆積。註一〇八)他甚至改造早代吉打平原上(註一〇九)河流的形式。由他下面的話中，可看出他考古經驗的豐富，「羅茂目(Merbok)邊境的沼澤尚未形成，吉打峇的北與南部的低地，還是深藏海底，然亦難相信歷代以來在(註一一〇)勿洞(Balang)與牛崙(Gurun)之間的海中有相當高的顯項陸存在。(註一一一)或說霹靂與巴南(Bernam)河口中間的土角……在托勒密時沒有伸出入海的一塊地。」威爾斯博士指成省(Province Wellesley)說，「祇是在古代印人東來之後，才變成稻耕時代……」關於大山脚(Bukit Mertajam)他說，「一千五百年前海洋必定靠近此地。(註一一二)Berthelot對這地形證據表示不滿而說，霹靂海岸在最近二千年(註一一三)已在退却中。同時折利尼(Garini)提出另一極端的論調說，馬來亞一直到公元五十年(註一一四)時還是個島嶼，此類見解不能予以接受。然關於海岸變

異諸理論中含有多少實事，像柯陵先生在玻璃市(Petlis)朱賓山(Bukitchuping)一山洞中，發現多量的海蛤殼，而且一些遺蹟供証當「居民曾以該種海蛤為食，現今朱賓山距海十一哩，該類海蛤既須元為『生食』，柯陵先生據此斷定當時的海與朱賓山的距離必定比現在近得多，然而這一點，或任何其他證據對於海洋的退却的速度，均未能供給絲毫的指示。

我們在重新核定古代馬來亞地形之前，應請教於兩位專家：地形家與考古家，前者於河谷海岸的形勢加以解釋，以供重定各期地勢的演變，後者可按考古學上的證據，以定年代時期，除此以外一切對地理上更變的理論，均缺乏健全的學術上的基礎，祇有在這適合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更深遠的研究。

由以上的討論，得知要準確斷定Takola的位置一事，似屬不能，然一切綜合的結論，顯示馬來亞西北角為Takola的位置，這與東南亞古代歷史一般的論調並不衝突。古蹟的證據未有決定性，然按現代地理所得的結論，可算相當接近，但非絕對，在這多搖搖盪盪的理論中，輕浮的證據上，尚有多數的作者能夠準確地認定Takola的位置，未免令人驚奇，然而他們這樣得來的理論中，往往顯示漏洞，不獨對於認定Takola有這毛病，就對於認定其他地名也是這樣，因此不但不應予以接受，而應重新加以有力的研究。惟有這樣，馬來亞歷史性的地理始能準確地闡透。

註一：早期著者偶然提及在德河(Ganges)的那邊的一個地方「金地」，但未曾準確地指定該地的位置或描寫牠，如：Pomponius Mela在43 A.D.曾順便提及Chryse(見G. Coedès所著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1910年巴黎本)129頁)及Pliny(白林尼)約在77 A.D.，已指一具有該名的土角(見同上書159頁)，在第一世紀末葉所著的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中也提及同樣名稱，參考W. H. Schoff輯本(Philadelphia, 1912), 46-48頁。

註二·L. Renou, La Géographie de Ptolémée, L'Inde (VII, 1-4) Paris, 1925). 第45頁開始述馬來半島。

註三·見H. L. Jones著的The Geography of Strabo 第一部(倫敦1917) 331-33 頁。Strabo 對緯度的評語。

註四·Madeira 與the Canary Islands。

註五·甚至在十六世紀 A.D. Richard Eden 竟能發表道：有人相信經度的知識可以求得，而無疑地這是極為重要的，甚至至今尚未知其詳。(見 Eden 所譯 John Taisnier's A Very Necessary and Profitable Book Concerning Navigation (倫敦1579年·本)。

註六·托勒密在第一、四章，二段裏介紹他的方法，「……若各國旅客曾經記錄必須有的觀察我們應可製成確定的世界地圖；祇有 Hipparchus 記載北極星的高度與在該度上的地方。(這些不過是製世界地圖所需要的大量地方中的幾個而已)，在他之後有幾位作者記載某幾地方於子午線上……可是這些地方中的距離，尤其由東而西，祇有大概的計算……所以製世界地圖最正當的方法先要按照準確的觀察測定位置，然後運用由其他方面所收集有關於位置的資料來配合一個最近完整的架構。」

註七·關於當代印度洋的航程並無可靠資料，但 E.H. Warmington 採用 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4957, "Agyptische" 的文獻曾經說明由 Puteoli 至亞力山大 Alexandria 中那謀熱城的海程常隨季節及戰爭局面而大不同，例如在夏季一宗消息廿七日可達埃及，但是在冬天就要六十七日。在夏季時祇需五十七日，可達 Elephantine 然後冬季至 Fayum 短程的路途非五十二日不可。(Cambridge, 1928), 50 頁、Warmington (同上) 計算自意大利至印度歷時六個月。

註八·在十七章中，托勒密說 Marinos of Tyre, 給他大量材料的一人，依靠住印度度的海員的情報。

註九·奧古斯都運動場 (Olympic Stadium) 是 600 希臘尺，合 396 英尺，那樣 10 Stadio 大約等於一海里。

註十·參閱 Bunnary, 文編, 554-76 頁，可得更詳細的見解，英譯本有 J. O. Thomson, 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劍橋 1918) 316-13 頁。

註十一·G.E. Gerini, 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London, 1909), 9-25 頁。

註十二·T. G. Rylands, The Geography of Ptolemy Elucidated (Dublin, 1893), 36-80 頁。

註十三·A. Berthelot, L'Asie Ancienne Centrale et Sud-Orientale d'Après Ptolémée (Paris, 1930), 120-15 頁。

註十四·托勒密的經緯度與他地圖的製定如若有何作用的話，他絕不會將厄巴呂 (Elyba) 截於兩個不同的地點：一為拉丁名，一為希臘名。(第三部，第一章，七十入段)。

註十五·托勒密自己知道他的地圖並非絕對的，在二部第四段中他曾作過道歉，然而他避免尋覓到正的因素，因為他知道此舉必需跋涉山川，渡波重洋，迎風禦雨，往返往返，路長日久，十年萬苦，體力運輸，均成問題。此舉非獨困難而易錯誤，為其後者所常犯的，因是他避免之。

南洋學報 第九卷 第二輯 古代馬來亞地名的研究

註十六·這幾部書所附帶的地圖到底有多少是他的原本，尚需斟酌，可是按照他第七部的資料，隨時可製成一套他的地圖。由於他的名稿 Venetus 516 及 Venou 米 (今上) 俱使當地重製第十四世紀的黃金半島 (Golden Chersonese) 的地圖。

註十七·托勒密並不隨便使用此商埠，Warmington 全上，107 頁，說明理由：「這東一個商埠非內地的商埠非羅馬政權向非羅馬人索取關稅」。

註十八·白德爾 (Dato Sir Roland Braddell) 的「古代馬來半島與馬六甲海峽的初步研究」(Ancient Tim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載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第十部，第三章 (Singapore, 1916) 26, 34-5 頁。第十七部第一卷 (1916) 201 頁。又「古代馬來亞政教」(Notes on Ancient Malaya) J.M.B.R.A.S., 第二十二部，第一章 (1919), 2 頁。

註十九·參閱 Carie de Taprobane, 全上。

註二十·這些來源是 Coedès 所算議的 (同前)。

註二十一·據烈維 (S. Levi) Ptolémée, le Nidessi et la Brhathkatha 一文，黃亞洲報 卷二 (1924), 192 頁。

註二十二·烈維的法文譯本 (同前) 1-3 頁。烈維用羅馬文翻譯此段及上一段，52-3 頁。今各單中刊有卅四個地名。

註二十三·同上書。

註二十四·白德爾的 "Ancient Times" 第十四部，第一段 (1933) 158 頁。

註二十五·烈維 (同前) 51 頁，但沙斯托里 (K. A. Ninkanta Sastri) 的 The Colas, 第一部 (Madras, 1935), 623 頁，大約公元 400 年。

註二十六·家沙斯德里教授代為解釋此段，本人持此致謝。

註二十七·烈維 (同前) 5 頁，另一說法請參致 57-58 頁。

註二十八·據 R.C. Majumdar 的「金洲」(Suvarnadwipa) 卷一 (一九三七年 Dacca 本) 頁五七一五。

註二十九·見 M. Kamakshabai 的 The Conquest of Bengal & Burma by the Tamils: 英 Madras Review, 1901 年，頁 141-140。

註三十·馬馬達 (Majumdar) 的譯本中。(同前) 173-1 頁。

註三十一·"Talai" 字頭在 Tamil 文中意為首長或頭，其餘的並無描寫的價值，不過玩玩字眼而已，例如：在 Tamil 中 Krai 就是「科學」，fakkor 就是「學者」，所以 Talaitakkolam 表示為偉大科學家人物所稱頌者。

註三十二·司密 (V. A. Smith) 的「印度史中 Early History of India」(Oxford, 1911), 466 頁。黃譯 (G. Ferrand) 的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第二卷 (Paris, 1914) 45 頁。馬馬達 (Majumdar), (同前), 177 頁。沙斯德里 (同前) 262 頁。

註三十三·式登 (G. Coedès) 的 "Le Royaume de Crivijay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第十卷 (Hanoi, 1918), 15 頁。及 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1948), 240-2 頁。

註三十四·亞利伯地理學家的 Lamuri 與馬六甲波羅與 Lambri。

註三七：此段研究，參伯讓先生 (Mr. M. Blackmore) 給予許多重要補助，本人特此致謝。

註三八：參維 (S. Levi) 的 "Deux Peuples 'Mécomus'" Mélanges Charles de Harlez (Leiden, 1896) 176 頁。

註三九：參書第五十四卷十頁上，該段參考文採自四部備要。

註四〇：水經注第一章十二頁上。

註四一：伯希和 (P. Pelliot) 的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lle Siècle 載倫敦華英學院刊物 (1904 年)。

註四二：按萊 (G. H. Luce) 的 Countries Neighbouring Burma, 載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第十卷第三輯 (Rangoon, 1925) 147 頁。

註四三：按萊 (Levi), (同前), 4 頁。伯希和 (Pelliot) 的 "Le Fu-nan," R.E.F.E.O., 第三卷 (1903): 式登而而 Les Etats Hindouises, 73-75 頁。

註四四：太平寰宇記，卷一十七，第七頁。

註四五：參閱大英司的 Les Etats Hindouises, Carte Générale (卷末) 附 L. P. Briggs 的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1904 年 Philadelphia) 頁 110。

註四六：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is,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Etrangers à la China (1833 年巴黎版) 頁 110。

註四七：按斯 (Luce) (同前) 153-4 頁。

註四八：三十里的距離不用尤為斷定距離的工具，因為中國的里度受換無常。

註四九：折唐書第四十二卷，十頁下。

註五〇：馬來半島的馬來語名馬六甲海峽，(同前) 185 頁，附註 3。

註五一：馬來半島的馬來語名 B. E. F. E. O. (1904), 231-9 頁。又馬伯樂 (G. Maspero), "La Géographie Politique de l'Indo-Chine aux Environs de A. D. 960", Etudes Asiatiques, 第二卷，80 頁亦有地圖一幅。

註五二：可能是在港 (Palembang)，看伯希和著作 (同前) 348-54 頁。

註五三：八哇，看伯希和合上著者。

註五四：羅羅尼威 (W. P. Groenevelt) 著馬來半島及馬六甲文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載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ng to Indo-China and the Indian Archipelago, (倫敦 1887) Series 2-341 頁。

註五五：伯希和文合上。

註五六：費爾 (G. Ferrand) "Le Kouen-Louen et les Anciennes Navigations" 載 Journal Asiatique, 第十三卷 (1919), 312 頁。又 "Malaka, Le Malayu et Malayur", J.A. 第十一卷及十二卷 (1918), 157 頁。

註五七：第 222 卷，上第五頁上。

註五八：伯希和 (Pelliot), 同前, 358 頁。

註五九：四百九十卷，第二頁上。

註六〇：伯希和 (Pelliot), 同前, 11 頁。

註六一：本題的成就有所於 Mr. G. R. Tibbets 的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的圖書館副主任的幫助，本人特此致謝。

註六二：參閱 (G. Ferrand) 的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157 頁。

註六三：參閱費爾 (同前)，第二卷，565 頁，原稿的日期為 390 A. H. 這是不可能的 (Van der Lih 說及他者 309 A.H. 就是公元 922 年)。

註六四：取自德比 (M. Devi) 的法文譯本，題為 Livre des Merveilles de l'Inde, 及力拜德 (P. A. Vander Lih) 加以註釋的亞利伯文 (Leyden, 1888-6), 67-9 頁。

註六五：大約七十個鐘頭 (12 a.m. 等於三點鐘) 但因為該文的性質，此數目未必準確。

註六六：未詳。

註六七：參閱在 Journal Asiatique, 第十四卷 (1919), 43 頁，附註 1。

註六八：參閱 11 頁的 Al-Edrisi, 11 頁的 Ibn Sa'id, 11 頁的 Ibn Battar, 11 頁的 Ibn Iyas, 皆見於費爾文中所引。

註六九：取自費爾的法文譯本，同前, 208 頁。或 Al-Kazwini 著的 Kitab 'adjaib al-Makhlukat wa'l-Gharib al-Mawdu'at.

註七〇：參閱大英司的亞利佛進政「載遠東傳古史院刊列，第十卷 (1918) 1-9 頁。又「亞利佛進政址新證」載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十四卷第三輯 (1939) 1-19 頁。又「印度化諸國政」, 185 頁。又 R. C. Majumbar 著的「金瓶」帝政」, 載遠東傳古史院刊列，第二十三卷 (1933) 197 頁。又「亞利佛進政」(至公元十世紀末葉為止)，載大印度學會，學報第一卷 (Calcutta, 1934), 11-27 頁。H. G. O. Wales 著的「新發見的古代印度文化發展路徑」載印度學文，九卷一期 (London, 1935) 及 J. L. M. 所著 Srivijaya, Yava en Katha, 載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Vol. 77 (1931) 7 頁或 187。

註七一：D. C. A. Gibson-Hill, 萊佛佛物院獸類製技師說：「該段所提的動物不能利用為認定地方的工具，除種類過於含糊，無法認其類別，而且在東南亞就沒有白色紅頭的牛馬，但是他又說，一位未經訓練的觀察者可能以牛白鷺為該種牛馬，因為牛白鷺在那半青期間，其羽毛呈現多種顏色，此牛馬類在克拉地峽 Kr. 全年皆有。」

註七二：列維同 4 頁 5-10 及 R. F. St. A. St. John 的 "Takkola" (1897) 頁 217-33。

註七三：參閱同 4 頁 40-1。

註七四：伯希和 (P. Pelliot) 的 "Bulletin Critique", 通報第十三號 (Leiden, 1912), 453-518 頁。

註七五：參閱同 4 頁 41 頁。

註七六：伯希和，同前 454 頁。

註七七：該名稱含有進羅及緬甸部分的土壤。

註七八：參閱 (H. M. Evans) 著的「馬來亞島林新港的古蹟」, (On Ancient Remains from Kuala Selinsing, P. 11), 載馬來聯邦博物館學報，卷十二 (1912) 年吉隆坡) 頁 121-41。又「林新港古蹟」, 同前 130-42。又「林新港殖民地地誌」, 同上卷十三 (1913) 頁 151-1。又「馬來亞考古問題」, 同上卷十五 (1915) 頁 21-4。又「林新港新發現」, 同上卷十五 (1915) 頁 21-4。

註七九：H. G. O. Wales 著 "Archaeology at Archaelogy on 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in Malaya" 載 JMRAS 第十卷，第一輯 (1900) 44-6 頁。